

何氏樂二





何氏學

東越何治運邨海氏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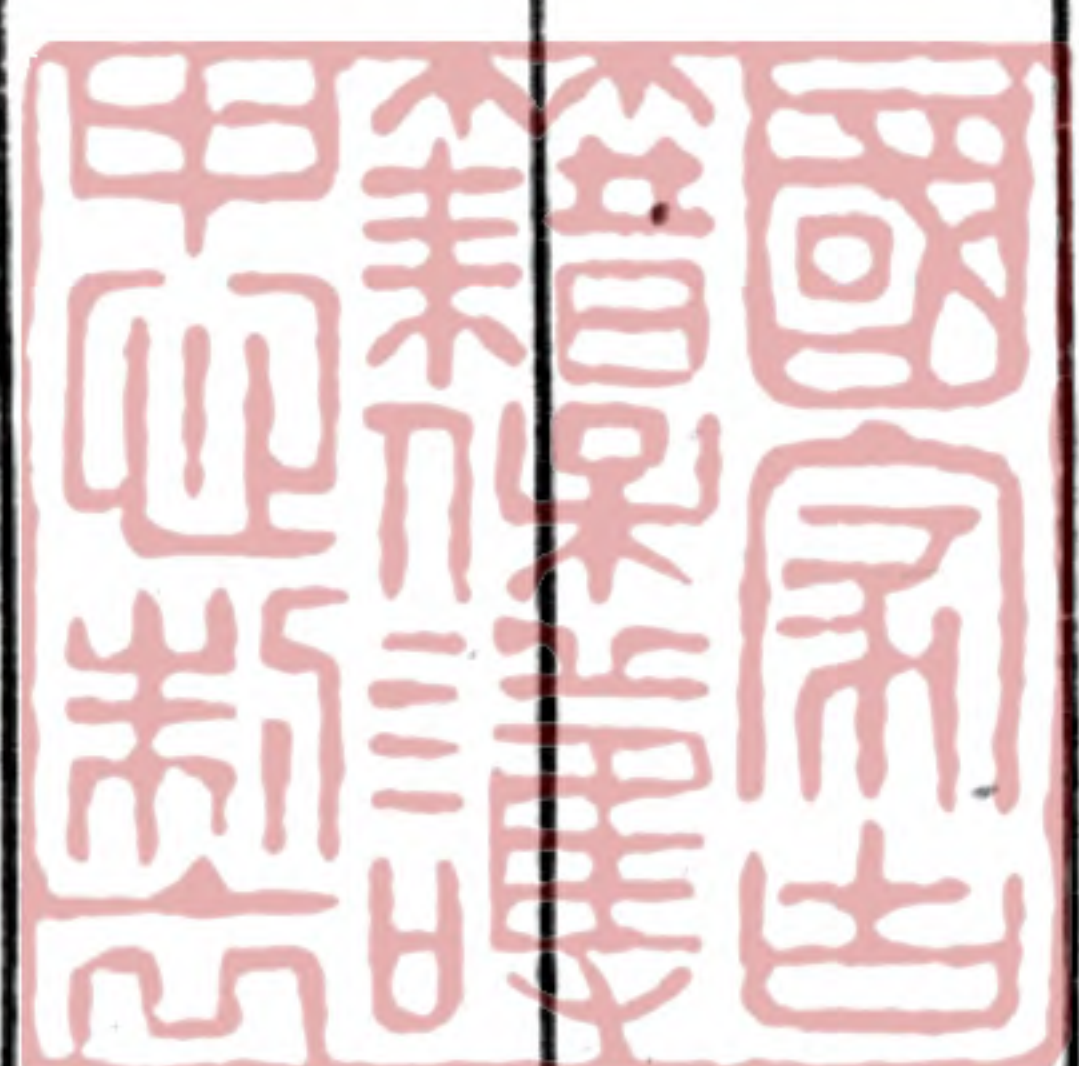
讀論語二十七首

讀孟子十九首

讀爾雅五首

讀周書

讀春秋繁露



何氏學



讀論語

學而時習之王肅以誦習解之朱子曰學之爲  
言效也二說孰是曰王肅一時之瑣朱子百世  
之師但此言則王肅是而朱子非也學有淺言  
之者有深言之者說苑稱公明宣學於曾子三  
年不讀書曾子曰宜居參之門三年不學則讀  
書爲學固聖門之明訓也有深言之者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是也此章學字止訓讀  
書若云效而時習之則不辭矣正惟弟子不能

說苑二說相角  
後古人三書紀



學也此則可以訓效矣優而柔之使自求之狀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焉冰釋怡焉理順此時習而說之義也皇侃曰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其說身中時年中時皆是矣其說日中時引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則非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日中時也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

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此千古之學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無違者不違父命也舊疏

謂無違禮集注謂無違理皆非是從父之令不得為孝而僖子

嘗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不違父命即不違禮也但懿子之為人其德天殺蓋嘗黨于意如而無禮於其君者也其於死父之言則固已忘之矣故夫子復於樊遲發之



武進臧君

琳

案王充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憂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治運案臧氏之說是矣但此疾字當讀如古者民有三疾之疾蓋懿子之在魯非純臣夫子欲武伯諭親於道卽上章事之以禮之意非但憂其父之病而已聖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事君數斯辱矣鄭讀世主反數已之功勞也平叔讀色角反謂速數也皆非是治運案數當讀如爾雅釋艸數節之數音促諫說之術矜莊以隸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偁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數之云者如范仲淹之偁石介曰介剛直世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強人主以必行一不如志則折檻牽裾叩頭流血無所不爲蓋操之已蹙也若如鄭君及



平叔說則數之上下須沾數字乃成文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治運案此章之義漢儒及宋儒皆不得其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而以爲不可得聞者李翱所謂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屈子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太史公曰夫子論六經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無論夫子罕言之卽夫子終

日言之而學者之不得聞者自若也。故一貫之說門弟子所共聆也。參與賜入耳而心通門弟子入耳而聽熒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故夫子之教非有造邈親受枕股獨傳之祕也。而子貢亦非以己之所能病人以人之所不能愧人也。

錢獻之曰鄭讀知爲智徐幹中論智行篇曰未智焉得仁正與鄭合。治運案漢書古今人表孔子曰未知焉得仁上中仁人上下知人此康成



所本也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

義門讀書記曰白虎通以共敝之爲句又北齊書唐邕傳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唐馬戴詩鹿裘共敝同爲客張籍詩同袍還共敝宋蘇軾詩故人共敝亦同情不獨張子如此讀也翟大川案此引文不足如緇衣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相類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也治運案眾經音義卷三引論語共弊之而無憾此

亦豈引文不足者乎翟君以晚出尚書證緇衣殊不足據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治運案荀子勸學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韓



詩外傳曰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臧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孫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歐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荀韓二說足以發此章及為己為人道聽涂說二章之旨可謂深切著明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猶言何難蓋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故夫子曰何難於我而不能學乎鄭康成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則意圓而語滯朱子曰何者能有於我也則太卑可踰非謙德矣學不厭而教不倦夫子平生自信止此七字固無庸謙也

入則事公卿章放此

錢獻之曰不意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焉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治運案獻之說上三字皆是其說毋我僅以謙德言之何足盡



聖人之度量乎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此則聖人之母我也

大宰問於子貢鄭康成曰吳太宰嚭閻百詩曰夫子先後兩居陳辨防風氏骨肅慎氏咎皆在陳時事故當時以多能偁夫子太宰疑是陳太宰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者是也治運案鄭君是矣百詩非也以左氏傳攷之楚有太宰陳無太宰檀弓云云洪邁以爲當作陳行人

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云云行人儀曰云云今本互誤列子商太宰問於孔子此書魏晉

人僞誤

據錢竹汀說

不足據皇侃定從康成之說其

見卓矣說苑善說篇所載尤其明證大案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舊讀知如字治運案夫子自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則無知非聖人之所以自道此知字當讀如張趨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之知所謂知者不惑我無能焉者也



寢衣孔子國曰今之被也鄭康成曰今小臥被也說文被衾衣也長一身有半朱子童蒙須知云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寢衣覆首則朱子以寢衣為被本未嘗誤此注蓋偶為程子所誤耳臧君琳云釋文居不客苦百反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寢不尸當作弟為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是禮包注云偃臥四體展布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為屍非也治運案出門如賓尻可以不必如賓也此尻不客

之義也火滅修容豈以尻而不容乎唐本是宋本非也

迅雷風烈必變治運案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春秋之時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夫子之必變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此王充諸人所不能夢見者也

子在回何敢死治運案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故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聖人固不死於畏也顧聖人之不死聖人知之門人

堯舜時四時  
與凡雷雨  
周王時  
高帝心凡



惑焉顏子既在後何以知夫子之在而不死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後漢書郎顛薦李固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治  
運案十當爲卅字之誤也近儒攷顏子之年有  
四十一歲以庶幾之才當卅八之歲天下歸仁  
何惑焉惟卅誤爲十則不可通矣

克已復禮爲仁左氏以自克解之最得其旨劉  
光伯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

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  
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案光伯之說可以解  
楚靈王之自克若顏子之自克則無伐善無施  
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克己之大彰明較著者  
也顏子不以夜浴改容豈復有情欲之感介於  
儀容宴私之意形於動靜者哉以視閔子騫卜  
子夏所云戰勝故肥者區以別矣正義引劉光  
伯說以說此章非也而惠天牧曰克爲敏德以



已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已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曰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苟非已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爲仁由已是曰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已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光伯異乎吾所聞言若可聽未免失之鑿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君曰此詩小雅也言此行不足以致富適足以取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治運案鄭君之言與上文不相比附

當云誠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彼之新異於我之舊耳此言人之弃舊憐新好朝惡暮反覆無常所謂惑易者也以此說經似爲允會若宋儒錯簡之說夢揣臆決何足以云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言仕而優則學民亦不畔我也通上爲一章非重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治運謹案此



何氏學 卷二  
夫子未四十時語也四十而不惑則知矣五十而知天命則不憂不懼矣自道者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非謙辭也

翟大川案栖字漢人多通作棲班固荅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治運案栖字說文所無但作鹵或作棲漢人乃用正字非通也

薛侃陽明傳習錄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治

運案太史公云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歐陽公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沒世又安有過情之譽伯安之說所謂甚難而實非者耶

史記魯世家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竝同而夫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豈聖人之言有不諛乎治運謹案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又使其子弟爲卿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欲使樂正子爲政今魯方百里



何氏學 卷二  
者五此皆魯盛彊而季氏失其政柄之證禮記  
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三桓  
子孫微矣之明證大案也聖人之智過於蒼龜  
太史公以愛奇失之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鄭君  
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治運謹案魯論語是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  
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萬物露生無非教也  
夫子言此蓋欲學者仰則觀象於天頰則觀法

於地如呂氏春秋所云爰有大圓在上大矩在  
下女能法之爲民父母吾又何言哉若如古論  
語作天何言哉近於宋儒所謂聖人以天自處  
恐非夫子德盛禮恭之所敢出也

曰予小子履云云錢獻之曰此是湯旣伐桀之  
後大旱禱雨之辭非湯伐桀告諸侯之辭也孔  
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案墨子曰湯曰  
惟予小子履敢用鬯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年大  
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



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之說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又合治運案此伐桀告天之辭在湯誓中今湯誓無之蓋自漢以後失之猶左氏引父不慈五句今康誥無之左氏兩引商書曰惡之易也若火之燎于原云云今亦捫其首句是也而墨子國語所引皆作湯誓故孔子國韋宏嗣據以注此經及國語今本墨子兼愛篇引此作湯說獻之因此遂以爲大旱禱雨之辭非伐桀時語獻之誤矣今墨子有亡篇子國所據當在亡篇中證以國語可以無疑不得以湯說有此言而湯誓遂無此語也獻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矣

君子惠而不費錢十蘭曰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怨同義治運



何氏學 卷二  
案分人以財謂之惠惠則必費惠而不費者國語所謂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語本顯易錢氏文以艱深翻成鈍置所謂七竅鑿而渾沌死者其是也夫

讀孟子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自趙邠卿以下皆不得其解治運謹案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獨陰獨陽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獨天卽繼之者善也三合而後生卽成之者性也孟子所謂道卽一陰一陽之道義卽繼之者善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誼今作義同宜



寄反禮記誼者宜也制事之宜也誼亦善也理也配合也配義與道卽三合而後生成之者性也氣卽仁義禮知之根心而生色者也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若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仁義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無是則餒矣因斯以談而易孟子穀梁子之言合同而化可以正邠鄉之誤

必有事焉趙氏章句云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合通段凡十一見福字則舊本當作

必有福焉注家不得其解治運謹案左傳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于是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所謂必有福

焉也氣者體之充則養氣正養其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丹書曰敬勝怠者強瑞書曰敬勝怠者

吉此養以之福之義也而勿正心勿讀爲勉密

卽黽勉勿勉正心則內志正內志正則外體直所

謂以直養之也孟子所謂知言卽格物致知之

事養氣卽正心修身之事形色天性也惟聖人



何氏學 卷二  
而後可以踐形則修身養氣之極功也觀其會通則能心知其意矣

四書釋地續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名之此爲記者之誤治運案孟子之書乃其自著安得有記者之誤百詩不得其解從而爲之辭亦千慮之一失也案公羊桓四年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臣術篇伊尹曰君之所不名

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國故也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諸父諸兄不名莊暴殆威王之臣宣王所不名者故孟子亦不名之歟舍已從人朱子謂已未善則舍以從人非也以舜之聖豈有未善蓋羣臣之計議原不越聖人之度內但聖人聞之則必曰爾心開余終不云



正合朕意也深恐以余既已知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此則舜之所爲舍已從人者已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趙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治運案儀禮鄉飲酒疏引作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今本經注皆誤蓋不得已而朝以實孟仲子之言又宿於景丑以發明已意若如趙注既不至朝又何不得已之有經注皆爲後

人改錯

盧召弓曰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治運案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引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



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  
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  
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  
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人去會稽萬五  
千里則范氏者范成克也或曰范氏見左傳劉  
累學擾龍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  
李善引括地圖卽此事但孔甲譌爲禹耳此知  
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

河圖玉板  
作范成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案孔子教門弟子

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而孟子云爾者無乃與  
孔子異耶曰不異也孔子之時如原壤鄉原子  
桑伯子小正卯諸人尚未甚熾孔子辭而闢之  
霽如也故無藉於門人之助且恐荒其自克之  
功若孟子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大聲  
疾呼尚恐口衆我寡故不能無望於助吾張目  
者此知人者之所以貴論其世也

男女授受不親嫂溺援之以手此卽小大由禮  
有所不行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之指引



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非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說文諫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諫諫而來  
段若膺曰趙曰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諫本作  
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  
之悒淺人加之言芻如百穀草木麗于地加艸  
頭之比治運案許君所見之本何必定與邪卿  
合且安知此非引經說段嗜之悒如本部諫字  
之比乎若膺定謂淺人加之言芻可謂果於自  
信果於誣理哉

或云堯典曰女子時鄭氏書注曰不言妻者不  
告其父不序其正據此則帝女下嫁皆當言妻  
矣說文妾古文妻从尚女尚古文貴字从貴之  
義卽下嫁之義此卽經傳中古文之僅存者後  
世之妻公主者皆曰尚尚者妾之譌也俗儒不  
知古文遂讀爲尊尚之尚此隸變之誤也則孟  
子舜尚見帝卽言旣妾之後見帝也其字當讀  
爲妻不當讀爲尚矣治運謹案漢書王吉傳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  
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與承  
並稱則當爲尊尚之義不當讀爲妻也況舜妻  
見帝甚爲不辭此字止讀如字爲是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治運  
案夏承碑爲主薄督郵韓勅碑主薄魯薛陶武  
榮碑郡曹史主薄字皆从艸唐美原神泉詩碑  
篆書主薄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至宋則反以  
作薄爲誤矣孟子書多俗字如源源而來澆浙

而行印而思之二女嫫等字皆爲後人改壞此  
薄本不誤不知者以爲誤而改之甚可惜也

金吉甫集注攷證曰江西一儒者謂異字自是  
一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謂此二事不同不可  
引以爲喻故曰異翟大川曰案獨以異字別句  
於字終爲衍矣愚謂別句良是而別之當以異  
於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云異乎  
吾所聞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



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治運案呂氏春秋審  
應覽魏昭王謂田蚡曰焉則先生聖于高誘注  
于乎也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殷敬順  
釋文云乎本又作于又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  
乎釋文作於于音烏呼又如荀子富國篇使天  
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  
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在是于也故其  
罰威楊倞注是于猶言于是說苑亦作是于也

詳見鍾  
山札記

五伯之說言人人殊荀子曰用國者信立而伯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故齊桓晉  
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  
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信立而伯也治運案  
荀子與孟子齊名注孟子似當以荀子爲據但  
以左傳攷之則楚莊雖勝晉天子未嘗策命爲  
侯伯吳闔閭雖勝楚而旋敗於越未嘗觀兵上  
國皆不當在五伯之列越句踐之伯見太史公  
書但子長之愛奇未足孤據不如用國語昆吾



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合之齊桓晉文  
正得五伯之數應邵風俗通之說郅爲精覈趙  
氏之言出春秋說不知秦穆不爲盟主宋襄將  
得諸侯而不終何名爲伯此皆未嘗讀三傳者  
也應仲遠早已正之矣

曾益其所不能不云曾益其所能者蓋人當志  
得意滿之時動曰天下事數著可了迨至心煩  
慮亂不知所從涉世方知百不能焉知不足而  
後能自反也知困而後能自強也君以爲易其  
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管子勢  
篇云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庶可以勝大  
任而愉快歟

元行沖孝經疏引說文曰盡心曰忠忠者誠也  
盡心卽誠意之謂矣朱子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非也

或問執中爲千古聖學之的而子莫執中孟子  
非之何哉治運謹案堯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  
禹禹之總德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夏書曰



何氏學 卷二 三  
允出茲在茲唯帝念功信由己出而後功可念也允執其中則執中而有權矣堯問于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于內賁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允者信也信者誠也致誠則無它事矣故聖人之執一誠則明也一以貫之也子莫之執一則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舜爲天子瞽瞍已底豫矣又安得有殺人之事而煩咎繇之執與舜之竊負而逃乎桃應姑妄言之孟子姑佯對之以明人不可妄殺親重於天下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若崩厥角稽首若崩者尚書大傳所謂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也厥角稽首尚書大傳所謂賀乎武王者也僞孔傳乃云若崩厥角無所容頭亦可謂郢書燕說矣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云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



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柩何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搯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脣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

之晏子入復乎公乃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乃子邪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而後舉聲焉治運案盆成适晏子稱其嘗爲孔子門人孔叢子稱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則非孟子之盆成括可知矣况孝子順弟而可謂之不聞道乎朱竹垞強合爲一人山頭井底未可方之也



讀爾雅

錢竹汀答問曰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治運案禹貢厥匪織文鄭君注引允征云厥匪彖黃昭我周王此或景純所見之逸書允征昭作釗故以云若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非景純所得見也至竹汀以爲孟子紹我周王之異



文則景純當云孟子不得云逸書也更案說文  
匸部云匪器似竹篋从匸非聲逸周書曰實糸  
黃于匪得毋孟子所述有攸不惟臣一段本古  
逸周書之文而景純所見之逸周書紹作釗歟  
是亦一說也

或問爾雅正義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  
子貴公皇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料子何  
人也伊舊何父曰此楊子之譌也墨子兼愛篇  
以兼與別相提並論貴兼者墨子則貴別者定  
爲楊子矣此思誤書之一適也



讀爾雅

爾雅月名郭璞云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  
 而不論治運謹案正月為陬陬聚也史記秣書  
 月名畢聚明堂月令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艸木蘇動此聚之義也二月為  
 如如均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角斗桶正權槩此均之義也三月為寤寤當  
 與芮通芮著也明堂月令曰是月也生氣方盛  
 易氣發泄牙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此著



之義也四月爲舒漢人有注今不著五月爲皋  
皋高也明堂月令曰是月也可以尻高明可以  
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謝此高之義也  
六月爲且且薦也明堂月令曰是月也命四監  
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義牲令民無不咸出  
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  
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此薦之義也七月  
爲相相視也明堂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師選士  
厲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

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  
此視之義也八月爲壯壯盛也明堂月令曰殺  
氣浸盛陽氣日衰此盛之義也九月十月舊有  
注今不著十一月爲辜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  
義曰辜固也明堂月令曰命有司曰土事無作  
無發蓋臧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此固之義也十  
二月爲涂涂瑾也穹室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  
子曰爲卒歲入此室處此涂之義也或曰涂除  
也明堂月令曰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何氏學 卷二  
同于天數將儼終歲且更始此除之義也但鄭君說詩日月方除以爲四月爲余之異文今亦不能強說也

讀爾雅

或問東陵阼南陵息慎何解伊舊何父曰古者南東互受通稱湯誥曰東爲江北爲沛西爲河南爲淮江在南而謂之東淮在東而謂之南猶之阼在南而謂之東陵息慎在東而謂之南陵也或疑肅慎左傳謂之北土不得謂之東不知孔子書序成王伐東夷肅慎來賓馬鄭本作息慎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古者東北與正東亦互受通稱下文醫無閭在東北而曰東



方斥山在正東而曰東北是也案今白山黑水實古肅慎氏之遺區則東陵卽今之長白山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陸德明邢昺皆不言梁山所在案漳州漳浦縣有梁山漢書景十三王傳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殊璣犀甲翠羽煖熊奇獸此梁山之犀也墨客揮犀云漳州漳浦縣地近潮陽故多象此梁山之象也邵二雲以梁山爲衡山案梁之通衡於古無徵況高誘果以梁山爲衡山郭陸邢何以不言蓋惟梁山僻在海瀕故諸儒無述爾竊疑高誘所云在會稽長沙湘南者當作在會稽東侯官南邵二雲以會稽二字爲衍文非也若鄭漁仲所指梁山乃在正中非正南錢獻之以梁山爲梁州之山尤顛預鶻突殊不足辨



讀周書

周書月令解第五十三闕盧抱經曰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臧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戴禮夏小正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



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案隋書牛宏傳云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案宏以今禮記中之月令卽是在周書內故云卽此與蔡邕說相符合邕以淮南時則在第四篇今却在第五篇其文與呂氏微異邕作月令問荅所云云者皆在呂氏不在淮南旣蔡邕牛宏有斯二證故今卽依呂氏十二紀首鈔出以補斯闕又宏傳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案明堂之制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疑不在此篇中治運案孔氏月令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蒙謂鄭君非



不讀周書者況賈馬蔡二三君子之業雅才好博既宣之矣而鄭猶復異同者則以禮記之月令同於十二紀而不同於周書也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周書月令曰三日粵朏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案劉昭注補續漢書祭祀志魏文帝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旄旒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



赤稅七乘旄旒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旒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旒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明黃佐六藝流別

引伏生尚書大傳與此同惟堂階三等作八等堂階二等作七等當從之改正此與章帝詔中冬至之後順陽助生之文同五行大義引周書曰春爲牡陳弓爲前行夏爲方陳戟爲前行六月爲圓陳矛爲前行秋爲牝陳劍爲前行冬爲伏陳楯爲前行此皆周書之月令也今十二紀皆無之則周書之月令必不盡同於禮記矣隨書牛宏傳宏上議曰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云蔡邕王肅云云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



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者尋於聖王月  
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  
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  
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觀此則牛宏亦不  
以周書之月令爲卽禮記之月令矣劉勰論諸  
子云禮記月令取諸呂氏之紀不云取自周書  
也劉知幾論周書云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不  
云月令之說與禮記不異也古者以明堂冠月  
令以名其篇故諸書所引多云明堂月令觀明  
堂之制御覽引周書明堂隨書以爲周書月令  
猶之尚書虞夏書引者或曰虞書或曰夏書其  
實一也今本周書篇目蓋爲後人所亂非復隨  
唐之舊故顏師古曰今其存者四十五篇矣今  
本反多十四篇此其驗也抱經以明堂之制當  
在明堂篇不當在月令篇是東向而立不見西  
牆矣抱經於蔡邕牛宏二說未能疏通證明輒  
鈔合十二紀之首章以補斯闕而不知周書之  
月令其佚時時見於它說者不盡如抱經所云



也故今竟闕之更案李匡父資暇集云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弟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出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案此雖以呂紀采自周書亦出於周月時訓非卽周書之月令也

### 讀春秋繇露

溫城董君曰與其不由其道而勝無寧由其道而敗伊舊何父曰蘇洵稱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今觀此言猶信孔子曰我戰則克未聞曰我戰則敗也好謀而成未聞曰好謀而敗也若如董生之言此張浚之喪師數十萬而鼙聲如雷者也豈不誤天下大事耶後世有誤諸葛忠武表者云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夫不能握勝算而付之一擲此王欽若所



謂孤注也豈謹慎者所敢出耶此表亮集所無  
出張儼默記陳壽不入之本傳蕭德施不登之  
文選其爲因託無疑今川志於北夢瑣言鑊圍  
山叢談程史所載蜀事俄空焉而特書此表亦  
通而蔽矣



